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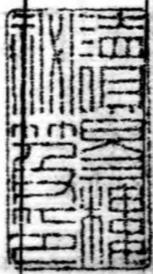


遠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

贈郡伯金鑑濱公入

覲序



人臣之功嫌於自列故有曲詞以隱賢貶已以晦
美其義所以居謙處巽而為長者盛德之事也義
有不出於此者敷陳所以明職論述所以闡猷則
質言直已而不得謂之伐此古誼也唐虞之書所
載君臣問對之詞蓋可觀矣命之以位則遜勉之
以職與事則或詳敘其勞勤或不揚其風休而未

嘗有自列之嫌故禹敘治水之勤而夔揚作樂之
休使悉其勤者知其爲之之難歆其休者繹其致
之之自所以存誠儆示奮作安焉而不忘享之而
不怠雖謂之質言直已以明所職其於熙亮天工
翊襄至治之道廣遠而精微矣彼所謂大臣也交
脩默化於一堂之上獨幹陶鈞坐論道本其功不
在於職與事而義猶出於此況於處下僚守遠地
獨以職事自靖爲獻者哉 國家裂土爲郡縣置
之守宰而寄以元元之政責成託重視他所置吏

其意獨隆故守宰之職與他所司不侔制爲朝覲
之禮以親之使三歲而一來同將以考其在職之
任與不任以爲幽明之實而加黜陟焉嘉靖三十
二年適當其期而惠州郡侯金鑑濱公當行郡守
之職兼有禮樂刑獄水土稼穡虞衡之政侯之學
旣素明而才又能兼惠州之政無不備舉實能推
明 天子安民之惠致于海隅其功之協於職厥
有可言者矣今入覲之制攷論職守以揆敘幽明
之意雖近於古其親諸侯會羣后之體則實不類

其以職來同者皆聚於考功執簿書課鵞集而旅
謁鴈序而前行功過決於民默不可測之中對揚
敷述之美藐乎未之有聞今 天子蒞阼之久化
成而不倦方且闢門四達覽察遐遠竭索天下之
情以作臣庶之勲庸來同之僚不患無難乘之會
而惟患無可述之績金侯茲行親逢盛會在郡之
功又厥甚可言宜以職自獻使明日達聰之所聽
聞窮盡海隅幽隱而不蔽於近則存兢兢之念而
起勉勉之思道久化成益綱紀而靡怠荒未必不

在乎此其義主於獨明所職遵遠地小臣自獻之
誠而其道與古之大臣熙亮翊贊者合然後退受
考功之牒還赴治所以終安民之惠豈不偉哉晦
美隱賢託於善謙能異欲以庶幾長者之風非吾
所期於金侯也海豐尹王君一貫族子也以職事
事侯奉令承教得以寡過嘗謂於侯有臨長之分
而又有師保之益數千里寓書委予序贈予既久
在下風竊有所慕重為族子私德故為此文寓王
君使持以為侯贈

送郡侯方西川公入覲序

欲天下之治奚繇哉治郡與邑而已裂天下之地以爲郡邑而與之以民郡邑治而天下治矣分土與民旣多置吏亦廣而人之材足以爲治者每病於不足舉天下之大而材足以治一郡一邑者錯居於其間盈十而一二得焉亦可以爲之治彼所謂一二者錯見於郡邑則郡理者有邑之弊憂邑良者有郡否之患邑良而郡否固其勢之所不能及而非其責之所任也名爲理郡而憂於弊邑則

所謂理者猶苟然耳郡理而邑弊者導之則可諭威之則可儆其不然者去之爾未見良邑之能易否郡也且彼良於邑而不獲理郡者寧獨不能易其否也形阻勢奪文苛而體撓將有不得爲其良者使其爲邑於理郡之屬克乎其有可恃之志沛乎其有得肆之能而郡之理由以益明是欲天下之治治郡而足耳舉天下之大裂千里之地以環境者殆百數而以其郡理者錯於其間則天下固亦稱治矣今天下守令每以三年朝于京師使各

以其所爲郡邑者自列于上因核其治否而廢置焉蓋將以責天下之治於斯人而考之之法宜如此也是歲泉州郡守方西川公當入朝吾所謂理郡者泉州是也公於爲郡先之以德而職業事功嘗使其屬交勉以自見不沮其氣而回易其所守邑於其下者莫不皆爲良蓋其志克然其能沛然惟恐不爲郡自力而不知其足以爲長以自見也導之而已矣無所俟威也郡所統七邑得自達於天子而與郡俱入朝者四邑耳其不得專達附郡

以通者公固不掩其所長且將爲列其所以治邑者以告于上此公之心也邑良而獲理郡無阻奪苛撓得爲其良者蓋已幸矣又將因郡以達而其功得爲上之所考其又幸也方今守郡能以其才自爲理者不爲少也成其邑之才以共爲理且不掩其功而務使有聞焉惟公能之他人不能也德化邑令緒東山安溪汪瑀永春羅汝涇皆不得專達者請文於予以送公故喜而序之

送朱肅菴明府大人入覲序

古今之變而禮爲之不同亦各從其宜與先王將親天下之建國而賓之以朝覲會同之禮使謹其時効其物以修上下之交而五服之地三等之爵各以其職如王所而玉帛車馬良器好賄選國之所有以貳纁藉備庭實非獨致其嘉美腆重於上人而已退而與王朝之公卿大夫士以享覲之禮相接則束錦總乘介僮之所振有司之所左右牽以告其私而克其發氣盈容之所薦雖不至於傷德沒禮其於化貨幣固已盛矣揆此義以施之今其

可行乎哉 國家以職業事守勵天下之有司照臨之以德而昭示百官以輕財之指尤嚴於先王之所以賓其臣者每三歲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以職入 覲一出於綜核功敘辨論官材以明爲民置吏之意而物土之獻不干其間其義固已少異於古之所以親諸侯者則享覲之私自非其時之所宜之禮而豈有司之所得行哉仕者徃徃有溺於俗而不知自審顧欲行其所不得行者上之人常患其然至重爲法以禁禦之蓋古者以百里

千里之國而所以待朝聘之齎用皆有所具可以籍於天子其以私為覲故貌足以稱其物而不為忤而能愉乎於其色蹙乎於其容而為君子之交際而其禮又上之所設以待其有事也故可得而行也今之有司所以具其物者當何取哉則有蔽毀所職之守以具此物而已其陳之而色慚奉將之而容沮屈豈其少也又上之所禦也而仕者欲行之何哉是歲吾邑大夫朱肅菴君當入 覲不持一物以行而獨以職業事守之可告于 上者

撰次其實以待考論君清修謹重潔已以立本而忠信明決施於求民之惡欲為之違去聚而與之無不用其情吾知其功敘熙亮官才備修足以自克而無忤若圭璋之可以告明信也君猶以不能行今之所行者為歉曰非敢有惑志於斯然不知者其母以吾為好異而尚簡也予因為述古之誼與今之制序焉以送之以決君之志曉夫溺於俗者使知朱君之所守亦猶行古之道非誠有意於求異而務為簡者也於是朱君遂垂索而行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徇其習而誘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

辯也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最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莫如言官始仕爲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爲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矣侯之爲縣能不以法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寤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疾聲不以出已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爲匿械畜機以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爲諄諄曉語不厭煩復惟恐其心腹

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憚以利見汗常謹於絲粟一芥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苟費一力役之微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是以事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爲於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爲之者下焉而爲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爲諫則不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

上焉者難犯世之君子固有力足以拂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慾而至於爲狗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可哉然彼力遂於拂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拂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爲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以

辨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
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所畏於上不見矜寡孤
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懼恟然嫗煦
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霆震擊之威
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
烏能辨之宋侯是也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今之仕者所謂政事之勤勤可知已俛首朱墨之
間日出坐堂上左律右牒羣吏環擁鴈行以進吁

不得食勞不得休日決獄幾何歲徵賦幾何牘有
可書之功庭有可記之蹟顧其塵容俗狀拘迫離
齷而中乾外強翰墨之游適不知為何物雖時去
其四境而宿禁餘垢猶縈帶於輿馬之下峰巒之
奇秀泉石之恠幽過焉而漠無所覩吁亦俗矣間
有一二好事之士矯其為彼而以吟詠之藻續為
工登覽之意况自足然情高韻遠而疎於臨聽非
惟不能免於苛譏峻督而滯獄逋賦亦何以自甯
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

豈不難哉以吾所聞松溪尹史大梅君蓋能異乎
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
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古文異書家而有
之君皆得繙閱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
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靡泛涉而
該獵之東南一時綴文之士鼓行竹素之傷倡和
推挽必有君在焉未登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
竟授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
宜之也君在松溪百廢具舉廩有餘粟園無淹人

以政最獨冠於諸縣而時出其芳標逸致於山水
佳勝之頃一觴一詠絕去俗吏之懸其才之兼美
如此頃者璽書下徵蓋以風憲需之者也夫文章
之士如漢嚴助枚臯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
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
遇然羣臣面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
狎昵宴遊者不同君之才視嚴枚輩不知如何然
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為職其得為汲
黯時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為忠務為朝廷之所憚

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送韋室唐公應召去將樂

有民而治之而民治以治民之職事上而上獲此
士之在下位者之所欲而亦非其所難也而明善
之學在於是夫善之明而可以誠身其學至矣天
精天粹之盡而神鬼神帝之微言之所不能致思
之所不可強通而可陳之法有述之跡皆其麓且
外也其實顧在乎治民獲上之間然則政教戒令
儀章軌物誠性命太始之物鬼神見象之器至於

最早且細如金谷之權量桎梏之用脫以及唯諾
之恭跪拜俯仰之勞莫非精粹之所神明世之能
治民獲上者馳騫以才力淬礪以意氣謹名檢以
立操詳文法以逭責則可以爲賢矣其離性爲用
舍學以言政蔽非一日也子思得孔子之傳者也
其言疑道之學道其中庸盡其精微以致廣大極
高明洋洋乎通於天地蕃乎萬物而細入於經曲
千百之中大哉道也而其實乃在乎語默之節其
語足以興於有道之朝而其默足以容於不可有

言之世此所謂君子尊德性之實學也昔之學者
講焉而不明有辨之明者而非實有諸已也華亭
唐肅室君為將樂期而政通三歲而民和輿人作
誦賢聲四達以職臨其上者莫不推誠相與倚以
事功莫有疑且沮上獲民治士者之盛也吾未知
其於性明否如何已卓乎稱賢於今矣今召而入
試於銓司將以諫職與之也語默之用於人酬酢
講習無適而非是其用之大者為謨謀而著者為
諫諍唐君進而立乎本朝以諫諍為職君子之事

是君也必有美惡焉而將順匡救之不敢後不得
默焉而居其職也夫能為語默者君子之學而使
之為語為默則有係乎時而非君子之所能自為
也使君子以默為容豈時之所宜有哉大臣之從
事於尊德性之間學而毅然以凝道為責者吾知
其為華亭徐少湖公也公進用尊顯方有輔理成
化之任必能使天下有道而仕者不以默自免矣
君行矣其將何所言以興於斯朝哉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
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
無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度僚
克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
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為潔矣一發言之不輕
一舉事之不苟而人信其為謹矣然而賢者疑之
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
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為潔也其為避諂而養名耳
矣何認認而為謹也其為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

都巖廊據具瞻有所宏闊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為
貪而人訾其跡矣有所寵駕以旁行則權焉而不
為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
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諂有所不恤而胡為是皎
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
辭而胡為是認認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
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
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為賢者所不疑之為則
其為之也固為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駭且訾

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其
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爲私與利而已
烏得謂之汎應而苟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認
認之素亦未可以汎應而苟行也新安西潭汪公
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
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
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爲廉使於江西其去巖
廊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
公矣狗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爲吾且以疑汪公
矣其爲潔也果以逭譏其爲謹也果以逃罪耳矣
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已之志圖當世
之大功爲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
是爲皎皎然而已認認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
哉

送郡伯俞蒲山擢河南憲副序

秩真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黃以表觀熊設於軾隼
建於旗畫野履封囿其民於內者殆方百里聘享
賓際禮賑之具皆備慶賞利休刑誅譙馘以飾喜

怒明威德無所不得克乎體而溢於氣此非卑官也非獨如此而已有所善而求之朝令之而民夕以從有所不善而非之夕禁之而民朝以止政足以適乎其心而功足以協於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得擇官而仕之宜必此乎處矣今之仕者不得自擇官誠使得擇而處之未有肯樂乎為守者也其為之者蓋天子命之也命之而得其賢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矣則有敘遷之寵陟拜之階謂所以揆其政而異其功為賢者勅

也求其賢也其仕也以行志也其志也以為民也如使政不能適其心功不能協其效一旦而去之矣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是有以及於民而達其志也終其身焉處之可也今一有賢焉則汲汲而遷之以替其政而易其功其果足以勸賢者耶其行之已久其見之已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失賢之誚必逮其上矣非獨然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賢者亦且自疑以為不得於上矣夫命之以為守者非必人人賢也幸有一賢焉

而當遷之亟是不賢者常久於民上也為民置官者固當若此耶何其久而不思變也吾郡伯平湖俞蒲山公拜為河南按察副使公賢者也然其遷之亦不亟矣公未嘗以此自疑而失賢之誚已流及乎上蓋至是而誚上者方沮公當行矣民之從善者將怠而不力遠不善者將玩而不革矣適心之政輟而不圖協功之效遺以待思公其勸之新命而輕釋舊邦乎抑猶有不然也公其行矣予故論賢者所以擇仕之本心而今之勸賢者其制未得以諗于公惟不忽而存之他日在天子左右預於更制圖治之事其必有以變此矣

送郡推葉素峯序

有吏於此有號於都縣郊鄙之民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為君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法戒足以為政矣然而未及作人也有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為長以號於都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聲光意氣

足以厲俗矣然而未及附衆也鄉遂之士專而陋
故常逃聽而從風國邑之士則能覩形而見意矣
都縣之民辨而廣故能順事而捷赴郊鄙之民則
常守愿而待孚矣故吏之得民也常易於都縣而
難於郊鄙其得士也常易於鄉遂而難於國邑其
於得士與得民也又有不能兼者焉彼其不應者
半蓋有應之者半矣然而不應者之半猶不勝其
從者之半也是亦足以爲賢矣今有吏於此號於
民曰賢而國邑鄉遂之士應之猶於民也號於士

曰賢而都縣郊鄙之民應之猶於士也是可不謂
之尤賢乎之吏也士民咸賢之矣有問於民曰若
之君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民莫不以爲
然如有問於士曰若之長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
用矣則士未敢以爲然也夫其賢也所以可峻陟
而大用也而爲士者莫之然何也夫其賢也豈能
舍職而徇時違道而媚上營已之私圖躬之便哉
必且秉禮以事貴然而樂諛好卑者嘆之矣必且
明憲以禦疆然而亂法暴禁者害之矣貴者之所

嗛然而民愉其生矣疆者之所害然而民利其業矣民愉其生民利其業然而躬失其便矣如是則可以峻陟而未必陟可以大用而未必用也此爲士者之所知而民之所不知也葉素峰公之爲推官於吾郡也三年矣有問於予者予應之曰峻陟大用舍公將孰與哉以其得士得民之賢信之也竟枉受知州以去都縣之民相與駭於市郊鄙之民相與駭於野曰吾之君誠賢者也不峻陟大用士相與語於學於塾曰吾固疑吾長之將以介蒙

誦以直獲罪也今果然耶予聞民之駭也固與之共駭矣聞士之云云也嘆曰予之前識乃不士若也雖然誦以介得又何愧矣罪以直招又何悔矣不悔不愧雖不峻陟大用又何憾矣况未必不峻陟大用也耶公行矣能無慨然於余言哉郡邑師儒程君敏庸黃君紹文輩皆賢公而駭之者也故次予言以歸之使書以爲公贈

送邑侯羅夢樵公榮擢之任序

羅侯夢樵爲永春之三年政成譽起方以考績之

請請於監司部使者邑人留羅侯甚切不忍其去
當路廉知民情檄侯勿行將踰一歲而侯之政譽
聞于朝久矣吏部陟侯爲上石思州知州報至民
猶以侯之留請於當路而竟不得留也則戚戚以
怨州亞郡也知州尊官也品秩章服之貴中大夫
也是明陟之典而膺仕之階也民之欲留侯者但
知適已之情國家用才進賢有不得爲一邑之人
私也邑之士知侯之行之宜也交以爲侯賀復請
於其師來乞文以送焉民之怨非不樂其陟也欲

私其惠也士之喜非速其去也知公其用也均之
爲愛羅侯者也然侯之才明瞻敏肅以之當繁冗
應劇難無不辨者而永春山中之邑也事簡務稀
不足以盡侯之用今之陟宜得繁劇要鉅之地使
益展布其未盡之力而又得上石思州也其遠且
僻殆甚於永春豈用人者未盡知侯之才也抑必
有意焉今 天子端拱無爲而心周乎八荒之獫
域方嚮意親民之吏倚以共理之功比日申敕訓
警之嚴不絕於制詞其意可知也百粵之獫雖古

荒侯之域而 天子視遠如邇以萬里爲一席之地非但心思周之而耳目聰明所照燭不異堂皇階序之間也周其地則愛其民愛其民則尤重共理之吏故雖遠僻之州如上石者而吏部猶必擇侯以往也君其可以遠且僻忽之而不深加之意哉且 上心之周則於陟明之典尤不吝侯之往益展其才積勞累勤有功德於民不患譽之不起也繼此有陟必有明於此者而膺仕日躋非但今日所蒙之典而已侯其懋哉

送唐次梁先生之任上猶序

資格之法久矣論治者皆病其不足以甄汰庸鄙而反以阻格奇俊絕特之才然卒未有能變者謂其法猶有可據守以免於捷出蹊行之患而可用之才亦未嘗不因之以序進故久而莫之變耳世豈有其法而無其利者要爲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法之用窮於是矣雖不可遽取而更張之而小不通變化裁以爲異才地胡不可者蓋士之以貢發身者始上於春官薦之 天子臨校其業然後

分試之於諸曹久之就銓部之籍而從政焉其不入銓而輒乞爲郡邑弟子貢之師謂之教職則不得通乎銓敘之籍而以教終其所閱之官此之謂資格也其格旣久爲師者畫於道途之所至而局乎畛域之不可越銷銳挫精日復一日可用之才遂不復出於其間而資格之守益錮而不可解孰知夫人才之不可盡其奇俊絕特超乎其類者千百而一二有之如華亭唐次梁君是也於是之時唐君雖不以儔伍自命而世之人固以其類命之

矣予方竊爲君嘆有是才也豈可終蓋而閔是格也亦終何所表見哉一旦吏部以異才薦君擢令南安之上猶予於是慨然有感於心知世尚有差疆人意之事雖小而可以占其大也資格之法非特用於貢也上而科目甲第下而書佐小史皆有格焉而尊冗清濁要散佚勞之殊各以品目流限取之於上與之者不得不與而居之者以爲無所不宜居苟以掄材度德之義揆之則宜尊而冗宜冗而尊慎其正敘而清濁要散佚之所取莫不

皆然豈所以盡天下之材之術而猶守之以爲不易之法耶由今日所以處唐君者推之則化裁於未能遽改是法之中必有大可觀者予不及知而可以類求也天下之才將拔滯振幽揚翹舒英次第以出受上之爵祿而興起民物之事功矣故予於唐君之擢有感焉唐君教泉州能於其職其美善多見於予之他文矣故贈君之行不敘君之美而特爲資格之說君尚惇明其美自盡其才之所用建立事功而益取上之高爵厚祿以伸予說爲天下之士倡焉豈不休哉

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諭序

先王之制詳於爲民立師而重乎其立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國有學莫不有師可謂詳矣然所立以爲師者皆嘗以賢能爲民所興倦於仕而不敢勤以政者乃使爲之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其立之如此其重也故於其時苟其德足尊其道足樂者莫不爲人師德未足尊道未足樂者莫不師

於人夫其師之重也非有可樂之道可尊之德則不得立乎其位無有侈然自好而求爲人師者矣王制失師職廢士始日以學相師於是有忘其不足而好爲人師者記曰不聞往教蓋謂夫人莫之師而欲師乎人者也是所謂好爲人師者彼其好爲之也亦不知其職耳誠知夫師也者師其道也師其德也道德之不足而敢侈然立於其位也哉今世凡官於學而以教爲職者皆謂之師而上之所立也然則立於其位者苟其道不足樂德不足尊亦有所托以自解而免於求爲人師之責矣乎君子之也雖雖其任之以事猶必量能而後入今將隆之以道德而命之曰師顧不量其能曰是上之立我也而冒焉據之其可乎甚哉世之失也有任人以事者必度其人焉曰可乎其任事者猶恐而畏焉曰其將不勝乎苟有以師立人者則無所不可也爲師者亦無所恐且畏以爲皆可以勝之也何其異於余所聞耶余見今之爲師者多矣其不爲冒焉據之者少矣此余所以深有慕於南郭

陳先生也始余未見先生而知諸士之尊且樂之也曰是必有道德者也及其見之也其退然藏者不可得而侮也其澹然守者不可得而厭也信乎今之有道德者也是可爲人師者也非所謂冒焉據之者也宜乎諸士之尊且樂之也先生方且益脩其德益進其道常恐而畏曰吾何以爲人師也嗟乎余見夫不足以據之而冒焉不恐且畏者矣未見天道德足以據之猶恐且畏如先生者也先生由泉州訓導擢爲古田教諭其僚皆爲先生賀而請贈言於予如先生者奚往而不可爲人師哉奚士而不尊且樂之哉予何以贈先生哉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忤於心非其慊然悍然安行而疆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効之恐即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

為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
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
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
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冒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
之以為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
為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
徇其名而責之使脩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克其實
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內歎走避之
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
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
始為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遽廬其置
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為世之冗員長
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
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
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於得友其人
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
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
而為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

深有冀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
於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
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
先生之於是官克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
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為河
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
成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
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
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為無助不
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為
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為諸生告云

送陳貞溪先生之任永定序

潮之學自二楊先生首聞王陽明公之說於虔臺
薛中離先生繼之開端倡始發新論於久蔽之際
伸特見於羣駭之中風傳響應講者日多當時東
南楚越之交盛為王學者莫如紹興吉安獨潮之
風不下於二郡可謂盛矣林龍湖博士顧數數為
予言海崖陳先生之學不在楊薛下第久失於有

司以章縫自老言論風旨不能傳遠海內士大夫
鮮有知者龍湖真得海崖之傳者也龍湖由泉州
學訓導去爲河池州學正予方以諸生失明師爲
恨龍湖曰代者揭陽陳負溪吾友也向學敦行吾
夙所敬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師負溪至果如龍湖
所稱而負溪亦言海崖之學如龍湖乃知潮學之
盛非獨由賢科通仕籍如楊薛以後風承響接諸
君之彬彬而老於庠序終不一遇如陳海崖由庠
序積累僅升於禮部爲貢士如龍湖負溪者皆聞

道知學君子也可不謂盛哉負溪嚮意斯學孜孜
一念匪朝伊夕精存神注未嘗斯須舍是而他有所爲顧處駭蔽之時隕然居上下之間不欲以學
自名如莊生所稱古之真人不雄成不暮事惟其
狀義而不明而已故其與諸生言惟吾信者則與
之諄諄講切其不信者不強以聒之也方龍湖教
泉時毅然以學自任諸生之不信者猶爲之諄諄
竭盡不以其藐於聽而倦也負溪之所處自必有
道抑其時遇之不同耶然諸生之不信其言者亦

未嘗不慕悅其師之行誼篤而恩禮洽退而無敢
有間也居久而譽隆永定之命固吏部嘉其賢而
用之也均之爲教而所得之職所往之地視今異
矣其職之專可以無嫌與遜而偃然當之負溪又
將何所諉也其地之陋人方爲負溪憂其乏材吾
不謂然士之富於浩博之耳目而侈乎繁郁之文
華者徃徃外驚他分而難與言至其聞見狹而材
藻不足以自飾則本實不斲誘知淺而習染輕與
之言也常易予將見負溪之學之明於永定也諸
生宜無不信者其有不信負溪亦諄諄然強以語
之務使皆喻於吾之言而後已庶不孤斯往也哉

送邑博胡比丘先生之任序

山谿川谷之限封疆遠絕劑尚乖分至於舟車之
力有所不及聲音言語不可以通而卒能聯貫混
融遠邇邇若一者學之道行乎其間也經術之爲學
者其事亦著矣治經之學由漢始盛專門名家殆
且數十誦說講論各有其書而諸經之師遂以自
名徒衆傳習不能相爲尚齊義者則擯魯訓念張

文者則斥趙解中原數州之大政事誣俗猶東西
鄰而經學所治背馳刺謬若持秦矛以攻越人之
盾惟恐不相勝也於是朝廷爲立其學以官肄之
而詰難掎擊方起於膠庠靡泮之上力匱息竭斃
而不肯已吾不意典冊之爲干戈狴獄講究之爲
矯虔諍訟而紛爭之起於經術顧若此也今天下
同軌學校之政命於一人而行於四方士者雖各
得以其聰明用之於經而不敢爲異說以誣人抑
徒成黨之事不出於經術亦可謂一矣顧其說雖

不敢爲異而能精其說者徃徃連十數郡之廣百
餘年之間而僅有其人焉吾晉江之爲周易學者
最名虛齋先生諸生旣有所宗依以爲說而吏部
所除來爲師於是者常媿其學之無所宗多爲諸
生逆誦其說而北丘胡先生以安成名家講於周
易得其先世諸父之學粹乎與虛齋相表裏諸生
獲聞師說盡喪所挾退然自知不足得先生一義
一訓懷以相寶如新有聞閩楚阻隔嶺海之所限
帶而先生合并通徹不徒深領舊傳而特有以發

其新知予於是嘆當世文教之一經術之同先生
之能專其業而不爲爭端異乎漢之以經自名者
先生分教泉州久之吏部知其賢授德化縣教諭
德化蓋所謂僻陋之邑舟車之力艱而後通吾知
其邑之士不以封疆劑尚之乖絕而能聯貫渾融
以趨於經始於今日由先生往爲之師也

送盧玉田公考績去漳序

儒學吏治之盛莫如先漢然觀史傳所載儒林諸
人皆以講習誦說論古昔究經訓各專所長自名

其家其出而居官不過諷議敷對施於開導潤飾
而已其有聲於政以循良著傳者則能勞來綏定
擊斷剴裁爲民除患苦起事功績業章顯在則有
紀去而可思至用以推揚粵言辨折名理則戚矣
自儒學與吏治異用而窮經之士見誦於事任職
之吏負耻於文其已久夫故以蕭望之之學爲世
師而出治三輔猶曰試以吏事望之意殊不自得
也黃霸之賢爲中興良吏之首至於獄中有聞而
後知讀書之可貴蓋晚而受經其他可知矣彼皆

有務實之心疆勉之力以成其能致其用雖其偏而不兼而儒學吏治之效見名爲盛然以彼其盛猶有不兼之病是亦可不謂難哉予論人於今而得盧玉田君君於爲政不一其美予亦不能悉列其事若置世數之先後而語治行德教之要與漢所稱循良吾知其不愧且有加矣其於經尤精甲乙異見前後殊解皆旁稽多識會通而擇其可確守所以定一家之章句不爲乖雜所惑蓋老師之明經者也君有蕭太傅之直剛廉簡黃潁川之祥厚敏慎儒學吏治又兼舉而不廢一信可爲難也他日爲相必不以未試於事爲上所疑而臨大事決大議有可據之誦說當不爲讀書之士所驚然君以其盡心於政而于譽之術疎據理於經而趣時之意泯遠守一郡政成民信迨茲五年矣而知之者蓋寡方將涼蹕獨行抱其在郡之課告于考功氏而未可必其遽有合也此誠非君之所卹于於送其行也重有感焉故特於序致意云耳

尹良齋公獎異序

凡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而爲之言然後其言信苟欲信其言則得夫可言者豈不急於待乎能言者哉余少不知道而喜爲文辭竊好言之名於世世之有待乎能言之事徃徃見於余言而吾郡邑之大夫功烈操行卓偉明著可言者宜不少獨少見於余言余之有事于四方也賢大夫之在郡者或不及知其知之或已舍此而去不知而強爲之言則誣已去而追爲之言則矯余之不得有言於諸賢大夫者豈不亦

有所可恨哉而心欲爲之言恐以終不得言爲恨者尤莫如今艮齋尹公夫所謂能言者非徒善其文辭而已是非好惡信乎古而合乎道不徇時爲取舍也余嘗持此以講當世之人其好古而守道者莫尹公若也古之道勞乎民而不謀於利慎於職而不愛其力故其敏於從事儻筋苦骨啓處之不皇而不敢有怨其約於奉身惡衣菲食妻子無以自贍而不敢自悔若尹公者其豈有愧於此道乎公澹泊自守無境內之交邸閣肅然閉關固鑄

餽問不至其門常饜藜羹糲飯衣不文綉在郡久之移孥還家嘗退食獨處蕭條環堵如僧舍郵亭一物無有終日不聞人聲早起晏罷急上之令而振民之功雖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據案而輟食對牒而假寐其勤至矣而不思自休蓋嘗歎北門北山之賢者貴爲大夫而居處之艱至於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經營之勞至於盡瘁鞅掌而摩事不爲以公視之蓋何如也然彼兩賢者咨嗟怨憤咎乎人而責乎天雖其從事之敏奉身之約而不見

其心之所安公誠發於中持之不變未嘗有幾微怠悔之意其去北山北門之大夫遠矣此余所以好公而欲爲之言也而惠安尹何君謁余曰公以賢受知於部使者檄公之賢以寵公於郡有司之間曰此廉勤之吏也夫廉者是余所謂勞乎民而不謀其利者也勤者是余所謂慎於職而不愛其力者也余之取舍知信乎古而已使公之賢不聞於上余方據古而信之其聞於上者文章章如是公之効見於事者久而賢著於聞者彰將去此而

通鑑文集 卷之六
踐休顯也余既息乎四方之事知公於在郡而及其未去雖無何君之請猶將勉爲之言况其請之勤哉是以備而序之苟有未知公者觀於余言則可信矣

通守少華陳侯榮獎序

道無所不通而事各有所宜自智効一官材宅一命等而上之至於任天下之重而撫四海之衆其心思之所措耳目之所營皆必有事析之有其緒而置之有其方論之有其數而課之有其蹟故夫

推讞辨折聽詞稽貌而爲刑獄訓輯整齊除器比伍而爲甲兵羸縮舉廢節量出入而爲金穀施之有可揆之物責之有可紀之功則莫不謂之事然而有所以爲之者矣其主之有本其推之有權動於幾微之際者不可知而著於應感之變者難以指喻是其所以爲之者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事宜其道不能通是爲吏之守也其事宜其道通是君子之用也如是而聽詞稽貌除器比伍節量出入則可以爲治刑獄甲兵金穀者矣然而或進於

君子之用或不越乎為吏之守豈非其為事者同
而其所以為事者有不得而同耶嗟乎今之為吏
者有宜於事以善其守罕矣君子之道孰從而進
之今之察舉乎為吏者有覈於事而辨其守亦罕
矣有進於君子之道者亦孰從而知之以君子之
道之難進而進於君子之道者之難知則今叅知
梁公之獎別駕陳侯何其兩遇而相得也侯為通
守於吾土固以金穀之事制其職侯非獨宜其事
蓋能通乎道者也且夫歛之而數盈戒之而期致

是善於為吏者之所能也盈其數而民不匱致其
期而下不勤非為吏者之所能而君子之道之所
及也陳侯之治金穀其事則為吏之職其道則君
子之學也君子之用於世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
思不得越職而獻其功陳侯之受獎於上也則宜
以治金穀而已而梁公之所以獎侯者非直以金
穀而已也其詞也寵之以為吏之守其知也察之
以君子之心修乎下者非有援於上照於上者不
至失乎下如二公者之兩遇而相得願不盛與夫

侯之善於職人之所知也上之以侯善其職而獎之亦人之所知也善於職者進乎道獎之者知其進乎道非予莫之知也故因郡邑儒之來請文也而論之如此

賀南安令唐婁江獎勵序

徵為令者之美於民其誦詠蹈舞翕然載之如或恐失吾知其賢也徵為令者之美於上其褒異嘉嘆墮然任之不復有間吾知其賢也民之得失有常而上之好惡靡定執其有常之機以求得民而

應靡定之好惡於是其有違拂抵忤藂在上之猜忿以危其躬而後可以不得罪於民是則為民所歌詠蹈舞者未必皆得嘉異於上也徵於民者存乎我可以無所不得徵於上者存乎人有遇不遇於其間寧獨如此而已夫所謂民者固亦上之民也不得於上而後可以得民則其形勢之所格禦文法之所拘攣不得於已者必多其及於民者亦鮮矣以其如此為令者蓋有以明其苦刻卓鷲以犯上而要民之集其及民也鮮而取譽也著吾將何

徵焉又非獨然也夫所謂上者固亦民之長也皆長之而皆治之德之不一心之不孚精神之乖隔而意氣之背馳徒持其苦刻卓鷲以為明已之地而自鮮其及民之澤烏云有不遇實為今者之未至焉爾蓋有處其至而幸其遇如吾唐婁江君之在南安豈非吾之所徵而慕者哉君為南安好以德化摩揉其民導之於相收養必以本業教之以為父子兄弟必於孝弟忠信其倚刑辟以為威事鉤箝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有不得之

伏漏失之科由其剛決明哲發於仁義故慈祥而不為弛修潔而不為迂用其求瘼去害之誠以開籌畫起事功而百里之封情偽赴於一堂千年之利計慮始於今日民之謳詠蹈舞洋溢芻蕘芻蕘行路之謳謠可采而記也君之為吏有以得民如此尤不自伐其治而思與守長同心合德勞之獨任而事出於交脩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叶贊其惻怛懇至方將融乖隔為和同反背馳為推挽而守泉州者又方侯西川純德君子也虛心盡下而恭

已以責成泯然遺去知名勇功之累獨執體要以
先一時之有司推其意將使不職者奮悖德者興
而況於南安之賢上下之間相與交勉如家人父
子不知有形勢之拘間文法之牽繫君於是益得
殫其力而不愛其勞其惠民之事甚多其最鉅者
履田度地以平一邑之虛稅跋跋阻深崎嶇迫阨
靡朝靡夕芟草而舍橐餕而食而不以為病侯為
之出教下南安若曰盛明之治九牧率屬以阜其
民太守牧也得率列邑之屬以共阜民而南安之

令克副攸率求民之康太守雖愧蒙成實嘉與共
享平理賢令宜思所以休節勤苦益宣令猷以終
民惠一教之褒何足以為君榮而心孚德一之意
藹然可見何其盛也縣之不得於郡而有志之士
慨於澤之難究功之難成其已久矣君之所遇可
不為幸與為令者之於上其自為有未至則幸與
不幸之論不得施於其間惟其自處至矣而不得
於上然後可以致憾於所遇今君之所遇若此故
予於其僚之來請文而特論其所處之至以明其

所遇之幸而徵君之美蓋亦君之志也是為序

贈二尹晴厓張君獎勵序

流品之論豈足以定任官之法而盡人才之用哉
雍容端拱資談辨以養華貴其論固足以行矣綜
實課效使功能與位分相稱則登冗錄而抱不遇
之嘆者豈少哉積習相沿久不能變豈不以是法
誠不足以盡才而得之者固十七八矣循易守之
法以格少失之才雖知其不遇而亦莫之如何胥
吏他途之士所以絕望於今世也名相列卿良牧

賢守宰如蕭黃張趙韓尹之儔載於前史不可勝
紀賤如虎圈嗇夫代刑獄錢穀之對甚悉至使絳
侯內慚自退丙相見為憂邊思職越廷臣受褒實
以易置近邊不任守長之策非嘔箇小吏發之慮
不及是何佐史之才之多也漢事猶云遠耳地閥
品望相高矜美長誇至陳隋之際極矣孫伏伽張
玄素猶得顯於唐今之循守格法者胡不取前事
觀之縱未能破折拘繳以盡天下之長惟稍加甄
敘於其間所謂失之十二三者拔其尤異而用焉

使斯途之仕猶有蹊入康莊金步疾驅之望不至
錮爲小徑榛蕪茅塞如近世格法之甚於以責功
興事其補豈小哉將樂丞張君發身書佐限以品
目固流外之名籍也其辨敏肅給通練世務濟以
聞見之該習詞采之敷潤則吳下佳士也在邑磨
淬自奮曰昔人所謂丞不負予猶以士籍居之者
況予居此又何負哉可苟然頽冗以負丞乎孜孜
旦夕條悉職事所宜舉不一遺失雖力去惰屈之
習亦不敢爲亢厲矯異少踰禮分值邑令缺以君

攝之則悉令之職而舉其事若已所職不幸攝而
過有所爲亦不玩攝而偷焉不爲也邑人始固疑
君未必能其官及睹其出政之善持身之謹懽然
悅之加以嚴畏其爲士者莫不爲君傾盡其所業
之美而安意以君爲長也當路器其才甚然所爲
盡其用者又從使之隨計入奏將異物之貢於闕
庭得不負算召譴而已其奔走道路之勞損謁候
閭闔之微密有人所不能堪者中丞阮公特下檄
書敘能第勤以示褒勸而邑之羣士致其邑長張

君二溪之意來徵予文以爲君榮聞君從事於今
太傅都督陸東湖公之左右尤以才見寵陸公掌
國環列寔兼心膂股肱之寄文武忠孝克對上帝
而勲名盈宇宙義得薦揚幽側顧使君爲丞豈抑
畏引避之過耶君又將上計入京師陸公必不使
之還爲丞矣君其將如孫伏伽張玄素之所遭乎
未可知也然玄素以太宗廷詰其爲刑部令史時
事至啣愧不自勝而伏伽對人輒言舊事絕不爲
隱二人皆名臣而孫之坦露視張所處爲優矣君
如得志爲伏伽之不怍則彌佳耳予重張令之請
而嘉羣士之意序以歸之俾書以爲君贈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送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送朱鎮山先生

樂之係於性者果何物哉中天下以立四海之上
庶民由之以定猶以爲於性不存所謂天下之英
才者求之生民千萬之中宜可以一二數誠使其
勢得盡合而與之處猶且寥兮希乎其未足以群
也而不以易廣土衆民之欲何哉道之融合彼已
不以形骸牴其同體之真由君子所以定庶民育

英才者觀之亦何有不同至其通於君子之志黽勉至教循焉而能明其端悟焉而有益於得斯英才之所以爲可樂而彼得君子以定者徒使之由焉而已如是則雖其心之樂猶爲形乎其所欲而不足以係乎性也今夫得四海之民而定之豈無英才出於其間而教育之樂亦奚必窮居隱約獨與其徒處者而後有之也樂也者寓乎所性所欲之際而每難於兼得故誦詩讀書修於畎畝之中出而阿衡有商盡覺天生之民俾之有知當其時

由以定焉者之衆宜不勝乎賢智之在於教育之下者之多前乎此爲契後乎此爲周公皆由是也三君子者之樂謂之周乎欲而通於性而孔孟之窮雖其樂可以足乎性而不得兼於所欲今之仕者以位爲通苟以得志於有土與民之上已非古人之所謂欲其不遇而處倫類講習不離乎俗學之卑雖有教而不見其所樂又烏足以議於所性之存不存耶道喪學絕之久近世餘姚王陽明氏始倡不傳之學而吉安諸名家能廣其學以繼其

傳萬安朱鎮山先生獨稟夙知之性妙解懿衷敏
若神誘早歲開悟卓出流輩中復講正於諸名家
交發互証日修月裕孔孟之學煥然有聞使其不
遇猶將有以聚儔合朋爲窮居之樂而仕旣顯矣
觀其歛集英華銳迅以約飭乎性情應感之間粹
乎其穆而不可犯截然其厲而有足嘉以斯所養
而與英才相懋勉乎道德之要理義之歸等分相
臨而切偲觀摩之益混同貫徹非徒學於我者得
以進其不足我之教乎彼也亦因以有助與起而

後知其不困是亦可謂樂矣先生之位將益崇處
勢將益便大行乎天下固有日矣其爲契爲伊尹
周公宜豫引以爲己責而不得避之蓋事業之出
於學術者宰割群品役使萬彙功用變化昭天滿
泉俄息千古馳驟六合於一宮晏處之間揮霍運
幹不可究極其存神醇固操慮兢業凝精於獨而
合志於冥孜孜然常若猷猷讀誦之專故日以覺
知乎當世之民而皆所以自明君子之於學蓋沒
身而不足非謂修於猷猷而行於君民如後世所

稱學而後入官之云也先生欲引乎古人之所以
自任者則宜終身於學而日見其不足非謂昔日
所職者學則與諸生相勉今日以政爲職又當勞
乎民物之務首尾衡決前後佹離役其身以徇所
居之位而忽乎吾之所以自明則豈其素所聞者
耶某窮居無用獨賴二三子之可與有明者相講
於斯悠然有以自樂於寂寞之鄉尤願先生之樂
達於所欲以克乎所性之全而大見斯道之行也
先生發閩將入蜀妄述其所講者以爲先生別

送吳默泉先生序

君子之德何其多而難全也洪範列所以又人者
沉潜高明之不可兼則克之以剛柔必有待於剛
柔之克而後沉潜高明者得歸於平康其始蓋亦
偏矣后夔典胄子之教悉數其目有直寬剛簡之
繁而直寬者懼其溫栗之不足剛簡者憂其傲虐
之爲害彼皆學於上而且有承之庸之之望其所
以教猶當誘其未備而防其不及如此然猶謂治
教之法待之詳而設之豫云爾臯陶矢謨言人之

德其多至於有九當虞之盛宣明其三嚴敬其六者皆可以爲家國之用爵莫尊於諸侯事莫重於大夫其爲諸侯大夫而熙浚明亮采之載者亦言其人之有德至於三六而已德之難全厥已久矣以予觀於吳默泉先生之德何其全也方乎其外未嘗止而不行也介乎其中未嘗刷而難邇也動乎其不可禦而若有約而留之者而動出於有恆矣藏乎其無所有而若有拓而發之者而藏蘊乎善應矣其德之詳不可以遽列其於臯陶所序蓋

不具者鮮矣道德之一莫盛於有虞之世克全於德者禹益臯陶之外其爲諸侯大夫者已相爲多寡其不能至夫三六而僅有其一二者宜多奮於治世之庸如是亦烏得謂之一彼皆昭乎其宣明肅乎其祇敬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敢病乎少而少者無所愧于多雖有三六之未備與夫一二之僅有而卒謂之咸事於時然則所謂九者何嘗不全而又烏有不一者哉有虞之君子所以爲盛臯陶所以得悉其德而目之

執其目而知之靜言而壬色者不得廁於其間今
之君子則異於是
有者以傲無而無者以嫉有多
者以之病人而少者以爲人愧偏黨反乎皇極惡
斃汨其彞性志不通乎天下而俗不同於斯世其
患非一日之積也無者旣已嫉矣少者旣已愧矣
非夫有者之能致無多者之能容少吾又何望焉
今之君子有而且多者旣莫如先生且將有大位
於朝也必有所治也必有所教也以平康者治以
中和者教忘所有以矜無而無者將日進於有舍
所多以從少而少者將日勉於多然後其進而勉
者受之可得而知施之可得而事也融釋偏黨泯
絕惡斃叙常倫以還大中而君子之德不爲徒全
矣非先生其孰爲之余竊爲先生望之矣郡博士
紀君其賢能知先生之德者欲有以贈先生而余
爲之序

送大中丞汪洲潭老先生致政還里序

士君子通塞之分當何所節量以爲齊也齊於才
與德而已位也者所設以待代天之工之人也語

德之數有三六之多寡稱才之目俊傑別焉大賢
期於尊位小賢期於卑官此其齊也仕於有虞之
世者使稷契皋夔之德而不至於相猶謂之塞而
受斯之傳已不失爲通在於孔庭仲尼以爲司寇
攝相爲塞而冉季游夏以得邑爲通通塞之齊辨
於是矣蓋世當隆平則士君子之通塞適其齊故
宣嚴濟濟之僚熙其所以浚明亮采之績於家邦
而庭無具位野無伏賢治衰世降大小之論不明
尊卑之授失叙而通塞值其常分於是時命之權
敵於才德反偏勝焉而邪正之用舍善惡之消長
又不在是也是可慨已才德之節量則各有齊矣
以才視德其尊卑之大齊也蓋賢與能之辨也予
所知今士君子之以賢能著於世而得顯仕者良
不少矣皆謂莫如汪洲潭公之賢由其德勝也持
養其器度以膺劇簡暇遽之物感若淵靜水止不
可得測挹而澄撓也臨辭受取予之域畛畔明而
防範嚴不以錙銖苟焉自爽而溷其介也喜愠無
所動於中而聲色不少見於外玉質瑩然絕去瑕

累而瑯琢磨礪之功至矣其所閱歷之跡爲曹郎
爲郡守爲藩臬監司之長貳所至可紀去而有述
才用章徹而不以能見名勝以德也然公以光祿
卿拜中丞開府章貢兩水之間綏馭江廣閩楚四
遐之履威望方暢事功日起而報罷之命下矣中
丞非卑官也吾獨謂之未究於通以公之所宜得
者爲之齊也公年未五十潛心精慮好學不怠本
原有保任之微聞見其雜撰之博操修爲艱而講
習至曠歸居里第孜孜朝夕必以未致於學爲窮
而未暇恤位之通塞也夫君子志於修己則雖不
得位而退向道之勤惟恐窮於學而患日之不足
其所自爲然也有用人之責者使君子窮於所宜
得之位而以得盡力於學爲通豈不負譴於當世
哉公歸矣其爲稍休暫逸而卒將大用之耶其爲
投閑置散而使之終老于家也自有任其責者公
何與焉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人子之欲養其親者厥有可陳之數矣几杖席衽

槃巾敦匱樞韜之撰之詳而奉之必適其節滌滌
旨甘香腥炮蒸俎醢之味之悉而調之必得其物
鷄鳴而起及乎日入而未可卽安敬其四體以親
於事雖啖噫欠伸噦噎而有所不敢寒暑甚矣而
不得襲厚裒袒以自便至於思其可繼之志常迎
之於微眇而恐其不合求其必得之欲常察之於
聲色而冀其有中蓋其煩密而動勤如此世之君
子乃有不難去其君舍其國事與其民功而退自
託於事親者曰以休其倦而息其瘁也不亦異乎

性之至者無所待於外而不得淫於物有土與人
之盛廣施兼濟之得志而其樂有所不存堂闈之
上室戶之間寢膳服御之瑣細顏怡而體穆躬其
動勤而總其煩密而不知其爲勞其必有所樂乎
此也烏謂有所倦瘁於彼而求以休息於此乎詩
人之詠也董於征行而歎啓處之不暇敦於任使
而憫蒞事之獨勞然則其念而欲歸毋廼以爲休
倦而息悻歟果其倦於事瘁於政而思託於事親
以求休息其於將父母也其數亦已疏矣獨怪夫

先王之隆以道德役天下之賢為之探其意而代
之言如四牡之詩徒及於其情而不以其性之至
者形之歌將其望之而恐不副為之迷而慮其不
踐耶彼北山之大夫雖其賢於風人之仕者至使
父母懷之為志其所陟之崕屺啓其瞻望而患其
不來然汲汲於劬勞燕息之不敵以致咎而發詬
何其微於性也蓋予陳古之義以正今之俗而知
吾郡侯程習齋公於是為不可及矣且夫上有可
得之君下有可治之民功業之美盈於前而爵福

之休趣於後其樂宜無以踰而卒不以此易彼推
其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天而魏風之仕者當為頽
面而泚頽使出於上古之隆而逢小雅之作歌者
猶將悔其所以探乎下者淺而待在仕之君子為
不厚也世變俗革化外物而泯彛常既已流放而
不及今乃及見於公士之好德者徒思古而不獲
顧居今而有見也豈不盛哉公之僚問所以贈公
者於予而予為之言其義如此公行遂書以為序

送張節推纓泉先生序

騏驥之力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於一日之頃若
滅沒以之服鹽車之輓則不踰駑駘之駕豕牛之
鼎實以千鈞和薑桂者數石而始適其亨熟之能
以用之饗殮曾不如數錢之錙豪俊魁磊之士宜
於大施而不可以小用其喻如此夫其不能於小
而可以大固足以名爲奇豈能無以不兼於小爲
憾可以大矣而亦不失乎小則豈不爲兼而無憾
者哉且士之用於世豈能遽取其大者而爲之以
稱其才之所宜而無以其小者屈折齟齬而試之
耶而曰吾能爲其大者是小者區區吾不能則大
者亦奚由至矣如是其爲有憾又豈止於不兼之
病哉吾見其以大自累而卒不得施於世也蓋士
之用於今之世尤不可以遽得乎其大其始而有
事於政常使之服習乎勞苦細瑣之間而循守乎
法格體勢之內夫謹循守勤服習以能無失是區
區者可謂小矣故士之好爲大者往往失焉而猥
齷櫟遯之材常見謂無敗而多以得志吾嘗以是
有憾於當世之士蓋晚而得張纓泉君語君之才

於今信所爲豪俊魁磊者也其始仕爲興化府推
官觀君所以治其職其精於鞫讞慎於稽比不敢
忽乎輕重之倫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不爽
錙銖以謬低昂也嚴取與於爾我之交室邪竇瑾
私罅以自約飭雖有吹毛之智而不得舉其疵服
習之勤循守之謹又莫能有踰於君者而君實非
小才之用也兼而無憾非在乎君其將孰在今方
去興化而以其績入告于朝蓋將得其大者而爲
之矣其爲洪鼎而實禁齟薦禋享克大亨升聞馨
香而流溢膏飲必張君也其爲騏驥而行康逵駑
馬萬輩仰視喘汗而不得前亦必張君也

送謝夢鄰大尹罷歸序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
蓋有其故矣噍噍皎皎好爲危激震耀以鬻長伐
異而見謂難能立鵠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
不忍其下而出於勝之故其噍噍皎皎以自見者
乃所以自敗而胎缺汗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
地腴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謠俗人所

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意之不副亦所以
賈禍仕之患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譽蓋亦
難矣謝君夢鄰爲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
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內自修敕絕不
爲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儉偪據群
山之中虎豹之虞瘴癘之毒非有珍物奇產有他
侈羨以搖撼人之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劾嗟乎仕
者欲以功名理行尊其身而發其志亦何所望而
勸以劾於斯時乎君蕭然邸舍無妻子之奉脫粟

之飯芑藿之羹人不堪其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
報罷束書冊褚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蹣
蹣然行如羈人窮旅見者不知其爲宦歸也君行
乃因友人謁余曰某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
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足以變置白黑
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爲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
求幾之幸一語之得失以爲榮辱君旣無求於彼
而迺有意於余文豈以余爲足以重君哉昔之廉
士仁人苦思勤行坎坷淪躓窮於一時而因君子

之言以白於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母亦以其戇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顛者遂以好其人而思得其言耶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顧獨好愚戇孤特枯槁離群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偵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已者不苟同於俗得於內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爲君重哉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瀉摩礪其下其所爲教尤謹訓典而軌物軌誠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詳末而多文人之性習劑量不可強齊其視余教常若閑之在地過之則踰不得直行而坦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密然而頑鈍惰慢者皆患其厲已而有所不安見謂迂濶煩苦而倍違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

已章君美中其一也君於時爲茌州泗水教諭其束身飭已奮然以師儒自命不爲苟得雖交際之好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有別擇而慎於所受不爲濡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敦敏離經敬業率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鈎考之密而不得舉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爲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日以有聞悔前之爲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蓋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諭人於精微使之敏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謾名矜跡依憑之勞而假托之以尤非所以爲學也旣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爲人意其矯強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驚衆之行是以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密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章君以服除來爲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吾邑也得以脫去名位之拘綴而修游講之雅君淡然昶簡有以自足常處於閒靚寡營之地猝然迫之而有不動囂然誘之而有不逐非所謂

企名殉行如余之所意者也嗟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既失之而其時之所以嘉君者亦豈爲能知君哉君方有齊河之授旦夕且行余其能無眷然於茲別乎齊河故余視學之縣也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改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爲也君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閒以詔諸士其尚相與講焉求進其所聞以逭余之愧也哉

贈別董容山先生序

天地之貞觀不已而宇宙之往來無窮貞觀者理也往來者時也理不易而時靡定踐不易之理以乘無窮之時通古今爲旦暮而無先後之可言人之能也不竭其才以盡人之所能尊古卑今謂聖人果不可學則理雖常存而或息時固屢降而不留矣由唐虞歷夏商以至周之末造可謂甚遠仲尼俯仰凝合乎天地之所恃持而闔闢屈伸乎四時日月之代錯並育萬物而與之爲一體則去堯舜千歲而如一日故名之曰祖述其精神血脉貫

通聯屬若傳氣昇質而生何也天地萬物固堯舜
不往之形神也如是則孰謂堯舜之時爲古而仲
尼之時爲今乎去之千歲而天地一也合德乎天
地則同神於堯舜天地之所以爲大此其所以爲
祖述也由仲尼至於今猶是天地也安得以周之
末造爲古而今之時爲今乎天地無異於古今而
人之才有盡不盡於是古者若洪荒之爲濶而今
者若江河之趨之爲變混然處於其中者所宜深
思而冥力也士之善也一也在鄉曰鄉在國曰國

合鄉與國而天下之名立焉交盡乎鄉國之善斯
爲天下之善矣善而曰鄉國雖未能通乎天地而
是善固天地之善也合天下之善而天地之性有
存焉前乎上古而是善無不同故尚論乎古之人
而天下之善友是矣與一鄉一國之人居問之曰
知其人乎必曰知也謂其形貌接於目聲音接於
耳而言行之可睹聞也執古之人問之必曰不知
也杳乎形聲之不接而曰知其人者不謂之誣且誕
與且夫與鄉國之人居而不知其人者豈少哉曰

與其人居目見耳聞而吾謂之不知其人又孰不以吾爲誣且誕與吾所謂知非目見其貌耳聞其聲之謂也精神之不貫血脉之不屬雖比肩而行偶膝而坐而謂之不知故真爲尚論之學者讀誦於方冊之上而若見且聞其言語行事琴中之得文王羨壻之見堯舜是也參乎天地者祖乎堯舜祖述其人則知之又不足言矣尚論古人者乃爲盡友天下之士讀誦論世固求乎參天地之實學也委於時之不相及而限其才之所能至非士之所以自待也斯學不講久矣近世君子講之益明悅者亦益衆而江西爲盛樂安董君兆時其篤信而慎修者也予淺陋不敢附於一鄉之善士君未嘗與予交而謬友之蓋真爲友天下之善之學者君也夫所謂善者何必賢人君子哉匹夫匹婦有可擇而取矣君之友進於是則仲尼孟軻之學也而予何敢以見友爲幸也君宰枝江廉仁有善政以程元公晉寧上元之治爲師其丞建州猶宰邑也州人歌舞其德而服習其政教予嘗至武夷山

中過君治所得之州人之口爲詳雖恨於不及見而竊自謂知君之爲人不知君許之否君去建州而之朝予面所以爲益者而不能也遂見於序

寄贈徐澗濱先生序

甌寧尹澗濱徐君奉其親以如官邸出則治民入則事親學道之效達於四境而誠身之實著於一宮之內其著於內者所以速其民之信而達於四境者有以得其親之懽君子之仕而有以自樂莫徐君若也君顧以爲力奪於政不得專一親之左

右以竭其養戚戚然若有所負而不得釋其欲致是官以去也汲汲焉若有所求而未獲士之出君門下者疑乎君之用心而莫知所以爲君解也予爲之言曰學者誦法往昔舍孔子何適矣孔子教門人必就其不足與其所長爲之進退不爲空言門人之問亦必不舍已所得用力而泛爲問辨徒滋辭說也方游夏二子以孝爲問孔子皆有以告之後之讀者能言其意蓋各救其失而示以要也二子之有親在而後爲是問也可以推見然子夏

去西河爲莒父越韓鄭曹濮不遠千里之路以從
政武城在魯由吳而往蓋逾江濟淮挾旬閱月而
後得至而子游安爲之宰意其不得御親以從也
未聞孔子非之使子華於齊非不知其有母也而
不憚於使之携顏淵以遊於陳蔡而見止於匡亦
知其父之在也朝夕於親之側以力養爲孝孔門
之所稱也孔子所以教人皆其所自行蓋亦有母
在矣而車轍周游幾環於中國門人最以孝名莫
如閔損曾參也以薄仕而親及祿爲幸其志又

可悲矣惟閔損拒季氏之使不及於仕必其擇於
大夫之家自有義焉而非爲不忍離親以行也然
與顏氏子從其師車輒與於陳蔡之厄豈其得常
於親之左右耶舉此數者而孔門之法在焉游夏
諸子之仕與頑閔之不仕也均未聞以朝夕於親
之側爲孝也徐君之志知法孔子而卓然必爲聖
賢之學無疑矣其仕其不仕自有學焉其學之至
不至而孝隆污存其間矣顧君所以自力者如何
而謂以政奪養汲汲焉欲釋而不得至於戚戚而

不能自解則可謂惑也已吾故爲是言寓君之門
下士許大正輩以復於君以解君之惑志則仕與
不仕君自有以擇而處之爾

贈蔡月川令尹序

政之所爲貴乎學者爲其誦習之博而聞識多與
依據之嚴而疆力富與物物察知一不知則併失
其所知事事矯強一不能則所能皆喪由其恃乎
外而中未有以自得也千乘之國六七十里之邦
以仲由冉求公西赤得而治之使民勇義瞻足而

禮樂有興鑿鑿乎其日可見非不揆已徒以謬迷
其師者也方其寫衷肅對鼓瑟之友在側漠若不
聞鏗然之餘韻方稀異撰之詞遂脫於口童冠在
前沂水不遠暮春之候旣屆菽清泉風和風偕詠
于途非後事之期而預設之圖也天機流行無所
壅闕真體靜正不涉冀願此其所學在誦習依據
之外矣聞識已忘而疆力都泯非遺外事物而不
欲爲政者也一無所知觸物而知自顯一無所能
遇事而能常行不迫則不起而我者常靜其有國

有家非不使民好義勤生學禮惟其天機之所鼓
動真體之所貫徹民自萌作由爲而已不勞矣四
子之言皆聖師所許而有感於末對獨至者非仕
隱異志其得於學之本趣深淺殊也必以點爲非
仕者豈不以童寇鮮統輔之衆沂雩非臨聽之區
而風詠無宰制之術不知一國之人皆童寇也有
司官府之次皆沂雩也徵調蒐訓會計斂發之事
皆風詠也何政非學何使非群斷斷然以輯卒乘
爲治賦籌財穀爲足民非獨昧點之趣而且失由

求之所爲言矣孔門之徒固未可輒擬於今之士
而語其近者猶可比方其形似月川蔡君爲龍溪
吾謂其有得於曾點之風非耶龍溪鉅縣也爲今
者愁思其心鞅掌其四體而苦於日之不給君爲
之意常若有餘修飾學官作五經書院表章先賢
之墓建前修之祠日與士者相見當其橫經講難
於精廬芳寂之場啣盃讌笑於山水佳勝之項目
之所睇流者爲沂跡之所駐快者爲雩而侍談樞
請之邑子擁從趨走之僣徒亦孰非童寇也哉冗

焚填委撓焉而不雜倉卒造次蹙之而不遽神情
暇豫而風致悠遠非誠有足于中不可以聲音笑
貌而爲之也由君之風以觀同時之仕者營衆口
之毀譽驚形勢之寵辱其爲拘攣齷齪戚戚以廢
旦夜信隳於疏屬之山梏而不得脫鞫乎其可憫
也君未嘗以人之知我與否爲意而當路相臨者
雖有知不知皆以君爲好學君子也諸生得君之
教者知君之心不以在位之知不知爲寵辱而以
在野之君子一言爲信也群至山中謁言以爲君
過也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二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
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
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
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
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

於耳目之所管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攷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

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疆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齋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

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
決肉饜鑠自喜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
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贈邑博劉宦塘先生序

壯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之曰秉
燭之光蓋言時之難得而學之不可以後時也人
方壯時視聽之聰明足以極其所知蹈舞之敏銳
足以赴其所往及其既老聰明衰矣蹈舞倦矣欲
有所知而思不足發乎其志欲有所往而力不足

逮乎其心如是用之於學其有難易也命之曰
日出之明秉燭之光豈非然哉然壯者往往熒惑
其視聽而入於邪淫辟其蹈舞而動於惡蓋其聰
明之盛而易流敏銳之過而多放然也彼其衰且
倦者其思雖不足以發然耽溺日損而視聽常專
其力雖有所不逮然躁決日寧而蹈舞有制是則
壯者之於學固有所難其於既老亦有所易也余
早誤於俗學幾不能及行年三十而始有聞退而
家居以講於同游之間而劉宦塘先生辱以講於

予先生行年且六十矣晬乎其神其耽溺損矣而非衰也肅乎其容其躁決寧矣而非倦也余固疑其素講而豫養非晚而後學者也晬乎其神其一於視聽若因余言而欲進於所知也肅乎其容其作於蹈舞若因余言而欲果於所往也余於是爽然自失余之流放其耳目手足而近於邪惡者旣已幾墮而僅免而自有聞以來所以一其視聽作其蹈舞者常患其智之昏而不足以發其質之弱而不能以有逮也使其侵尋荏苒以至於老也又

安可以度幾乎哉以余處人之所易而其患如此知先生處人之所難而不自以爲難爲可壯也先生在职九年當課績於吏部且有加職而復爲人師也諸生樂其教而安其師不能釋然於其將去謀余贈之嗟乎余學之不進也而何以贈先生惟無忽其時之暮也而不息秉燭之勤則四方之士其有求於閭室之中如余者皆將就先生而乞明矣

別虞清溪序

世之盛也高才之士顯融無能之人滯槁而有道者在其間居於才不才之際使進不得染於華靡退亦不爲長往而不返才不才之際最難居也居於其際則人多不見其爲才蹇晦沉固之跡無以異於無能者之所處故雖不爲往而不返其所得於世必微位下而名卑高才之士據顯融之勢以治之輕重之形則有分矣其所自處固有重乎內而不可易也人視其形而不見其內則有道之君子往往見爲無能之人今之學官亦當世所謂

位下名卑而可以待無能者也待無能以是官固世之失而非立官之初之所云也其失已久高才之士不復出於其間顧有道之君子嘗擇而處焉虞清溪先生蓋有道者也方其講習理義敦篤踐履自修於庠序炯然內觀於胸臆之靈而闇然外順乎耳目之感其才可以爲顯融而不有也循年以叙遲而不躁徐謁籍於銓來爲泉州訓導諸生慨其愷悌而不敢狎嚴其凝正而不忍疏德義之尊不峻而益崇信乎能克其立官之初之所云矣

然是固以是爲無能者所居之位也旣以自斂其
可致顯融之才而不自有徐就是官使世果有知
先生亦無由拔而援之使染於華膺先生卓然克
其官之所由立又非求以爲才也重乎內者不可
易其居位雖卑自有以別於無能之人之所處道
固然也先生以資擢爲 榮陽王府教授將歸牒
有司退而自樂於其家也始修於家而徐爲是官
茲謝官而反其故居仕止之致若一去來之跡兩
忘其觀乎胷腑者將日以恢大順乎耳目者將日
以密緻方與田夫野老爲伍鹿豕木石皆可居遊
菟然成其爲無能之人而先生之道成矣予之陋
烏足以知之而妄爲之言祇所以見其陋也與

別周惕齋序

世之所貴而無取於君子之教謂其事
之難繼而不通乎恒人之所同能也其果然乎哉
恒人之所能而無害於事則固可與之共能矣恒
人之能善其事者鮮矣今將逆爲之慮其可繼而
設與之同能吾恐無驚於俗而已病乎道矣與魯

人獵較孔子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接浙而去
不脫冕而行非恒人之所能矣受宋薛餽金孟子
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辭十萬之祿拒萬鍾之
養非恒人之所能矣孔孟者教之所出天下萬世
之所從學爲中庸者也而不使人皆能其所能則
世之言修行立節而期於同乎恒人者果非然矣
節行不必期於人同顧有不免於偏苦之名者何
哉通乎天下之志而謂之可繼非使人人能之之
謂也踰垣閉門之風且見謂高於接浙益祿萬鍾

之粟有不食何必不潔於辭中國授室之富然而
孔孟以爲中庸而泄柳段干木陳仲子以爲迫且
小則所謂可繼與不可繼其義可知矣此猶人之
所不能者也人之所能者猶有辨焉獵較魯人所
爲而謂魯人皆可爲孔子乎哉蘇秦張儀公孫衍
之徒莫不受諸侯之金亦將自託於孟子之事耶
惟其天機性體之流行動于心之所安而中乎事
物經曲之宜則人有所不能而謂之中庸而况其
同乎人之所能者乎中庸者固非學者之所易及

講之辨之以庶幾從事焉其亦可也今之爲師而受子弟之餽恒人之所爲也爲有司而費民之供億亦恒人之所爲也臨江周惕齋君爲惠安教諭獨不受餽其賢名著矣德化令缺部使者檄君攝之君辭不能得則從一僮入縣邸自治爨給朝夕不以蔬米之微費邑人也邑人皆異之趨下流失之時乃有不徇乎俗特制以已如君之所爲良足貴哉吾爲講古之學辨夫中庸之所爲可繼之道者以證君之明其爲心之所安與抑猶不兌鉢慮刻意出於投世人耳目之好而苟爲斯難也夫欲以貴於世則世已大貴君矣苟欲有合於教君尚因吾之說而加體究焉其不爲偏與苦而由乎中庸之徒孰禦諸苟謂吾欲君與恒人同能其亦未審於斯之所講已矣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